

cmchao / March 14, 2012 08:05AM

[大自然的呼聲-黑熊傳說 \(二\)](#)

大自然的呼聲-黑熊傳說 (二)

作者：江冠榮（魯瑪夫、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員/宣教士）

現代人類使用科學知識管理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；遠古初民以各式各樣紛然雜列的神話、傳說和禁忌，管理並約束大自然與人之間的關係。就我而言，似乎後者更甚一籌。

資本主義蠶食環境保育

科學知識下的資本主義與環境保育，其實互有衝突，即為難以兩全的抉擇。資本主義宣稱其乃製造繁華安康的途徑，追尋之道卻是讓無數的無言山川、海洋與空氣受到傷害，充滿了千迴流轉的汙物；資本主義容許慾望的無限擴張，卻又用慾望陰險地蠶食了科學的另一端—環境保育。

布農人的傳統文化裡，卻沒有這樣自相矛盾的觀點。過去布農人並無獵熊斷其掌之行為，更無因穿鑿附會下的無知野談，所形成攫取熊掌之高利益的誘因及動機；亦不會為了獵奇蒐珍或假學術之名，而將野生動物圈養在狹窄的鐵籠裡。

傳統獵人，不只是狩獵，其過程中，更是一場對山林環境的巡察、對動植物的照管。動物數量多則應獵、少則不取之，或者動物有反常現象，便探究瞭解其原因，進而為牠們解決環境上的困擾與不適，此正與箴言廿七章23節：「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景況，留心料理你的牛群。」不謀而合。

人心比萬物都詭詐

以前族人不認識上帝，但諸多神話傳說或禁忌裡，隱含著與聖經相近的觀念。可惜的是，當傳統文化被近代政治及經濟思潮摒棄，這些符合聖經教導的觀念不被重視、傳述與遵循，造成空有狩獵技巧、卻無環境倫理之輩，對於山林資源的巧取豪奪。當然，這也並非一端造成，根本之因，恐怕仍是相應的市場需求。

新聞繼續播報：「由於熊遍體漆黑，台鐵初判是台灣黑熊，但台灣黑熊通常不會出現在低海拔地區。台鐵官員研判，海端鄉是南橫公路的起點，因此南橫山區有熊出沒並不令人意外，那隻熊可能迷途下山，希望牠能『趕快回家去』。有熊跑到鐵道徘徊，是第一次發生，由於那隻熊仍可能在附近出沒，台鐵除了通令列車留意，也希望民眾不要在附近鐵道逗留。」

我心裡想著，如果我是黑熊，我才不要來到髒亂擁擠的平地，反倒是請人類不要上山來打擾我才是！

山上多好，新鮮無染的空氣、清澈如玉的溪流、香甜醇馥的野蜜、充斥天地間的華美樂音，以及與人相守的約定...啊！等等，黑熊不明白人心比萬物都詭詐，純樸的一代所做出純樸的決定，是很容易被人自己轉身即忘並輕易推翻呢！

如果我是黑熊，我還是會為了那些單單與自然有關的美麗事物留在山裡就好；至於我岌岌可危的手掌（此刻我正以右手輕撫幼熊的背脊，左手自然下垂），明天，還是後天，不知哪一天，反正終有一天，很可能是在人類垂涎欲滴、眼睛閃爍的桌筵上，為滿座笑靨盈盈的賓客，顫顫地拉奏一闕相守（香手）斷掌曲。

曲罷，容我再為他們來一段含淚的謝飯禱告，揚起我在一場廝殺後已竭的嘶吼嚎音：「耶和華啊，人民、牲畜你都救護」（詩篇卅六篇6節下），如此，我的手便能安靜的躺在盤內，如一方黑石沈默地被分食、細細咀嚼，隨著一股惡水滑進萬惡之根的深處，沈墮間，似乎還隱隱聽到：「好吃！」的模糊回聲，以一盤冒著白煙的佳餚之姿（白煙，是我胸口的一抹白嗎？）完成黑熊傳說的最終章—英雄的殞落。

※本文轉載自：基督教論壇報

